

子剑原来是老乡

王继兴

我原在一所中学教书,1964年暑假调到郑州晚报社副刊部,职责是主办杂文专栏“晚话”。

我与美术组同室办公。美术组也只有仨人,除轮流值班负责报纸版面美化外,老画家龚柯分管国画,张国器分管漫画,曾凡恕分管速写等等。国器先生总是把漫画来稿琳琅满目地挂在他座位右边的墙上,需要发稿时就伸手选一幅。

那时候,全国的漫画创作十分繁荣,各家报纸都经常发漫画,特别是世相讽刺漫画和国际时事讽刺漫画。人民日报的文学副刊版多年开有一个专栏,是北偶(原名谭文瑞,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华君武、丁聪、方成以及英籍、江帆等著名漫画家联袂推出的“诗画配”,堪称珠联璧合,极显辛辣深刻,特色独具,影响广泛。许是受此启发,一天下午,国器先生从墙上取下一幅漫画准备组版,笑着问我:

“你给配首诗如何?”

“我?”我有点犹疑。

“别客气。杂文、漫画、讽刺诗,本来就是一家嘛!”他指的大概是这几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批判功能和讽刺功能。其实,这三者有共性,也各有个性。好在我平日除杂文外,私下也爱鼓捣几句小诗,既然他这样看重我,对我也是个锻炼的机会,便道:“那我试试吧!”

细看画稿,是幅国际时事漫画。当时,越南战争正硝烟弥漫,由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并直接派军队参加,使得战争不断升级。该漫画是揭露和抨击美国罪行的,内容和构思都好。作者署名“子剑”,我凭主观猜测,一定是个笔名。经认真斟酌,我套用元曲“天净沙”为之一配了几句小诗,并临时拟了一个笔名“王枫”,因为我特别喜欢“霜浓色愈浓”的枫树。

国器先生看了诗稿,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好!”

这一个“好”字,把我捆在了他的漫画上。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郑州晚报折腾停刊,其间我曾为不少漫画作者的作品配过诗,子剑的作品更多一些。我署的笔名时常变换,“王枫”二字用得也多一些。我们就这样合作了多年,却一直不曾相识。

郑州晚报停刊后,我被调到了河南日报社。岁月悠悠,整整20年后,在一次全省的国画展上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崔子剑”的先生,促膝叙往,越谈越深,豁然相互指着对方:

“你就是当年画漫画的子剑?”

“你就是当年那位配诗的王枫?”

再谈,才知道我们还是同乡,两个村庄相距不足5华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我们都是小学毕业后跑到郑州来考初中的。啊啊,神交尚年轻,相识鬓已苍,令人无限感慨!

子剑不仅早年漫画画得好,步入中年后国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国画中,他既画人物,也画山水,更擅花鸟。由于佳作迭出,所以盛名日隆,成为中美美术家协会会员,担任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河南省科委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慈善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等多项职务。年近花甲时,他的绘画题材和风格蓦然突变,相对集中于画虎了,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州虎王”。2008年岁临古稀,他的虎作结集出版版约我作序,我在序文的末尾,拟了一首“浣溪沙”相赠,曰:

笔似剑舞墨如浪, 落纸无声风即狂, 豪气化作兽中王。

痴心丹青求索苦, 倾情砚田耕耘忙。

岁月嘉奖两鬓霜。

神交多年不相识,子剑原来是老乡!——由此,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情谊,确乎如水,足堪回忆!

伶仃洋回望

贺晓陶

张世杰“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奔赴国难,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7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崛起,坚船利炮构成了万里海疆一道道铜墙铁壁。站在仿船前,我高高昂起头,但眼睛却下起了雨。

很想找到陆秀夫最后与帝昺投海走的小路,这是一条不归之路,8岁的幼帝也许还不懂死的含义,更不会懂他的死将是一个朝代的结束。他在路上会想些什么,留下些什么。空荡荡的四周很静,寂静得似乎只听到风的呼声、海的哭声。往景区深处走,有依山而建的大忠祠、慈元庙、义士祠等庙宇,沿梯形的诗碑廊可登上望崖楼。独自站在望崖楼上,眼前的崖门、崖海、崖山寂静。崖门之名是根据地形而来,它内为天然良港,可以设险关藏兵船,是古战场的灵魂;外为出海的大门,进可攻,退可守,“有气吞六合之奇”。沿海往南是崖山,宋军就在此驻军戍守,兵营称“崖山寨”。往西是牛牯岭,在牛牯岭以西的海湾,相传就是丞相陆秀夫在得知张世杰指挥失利后,用白绸带将自己和8岁的帝昺捆上一同跳海的地方。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被动地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围困,全军覆没,其余宋朝的军民包括宫女闻讯后也都义无反顾地投海殉国。7日后,海上浮尸10余万,山河为之变色。就连当时

的臣国日本、越南都在痛悼大宋帝国的陨落。特别在日本,上至天皇将军,下至武士平民为此“举国茹素”,面向大宋西跪三天,感叹大宋之后再无中华。落日的余晖何其悲壮,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徐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感慨万分,在押往大都(今北京)斩首之前,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经典传唱。

其实,我不必再寻找帝昺和陆秀夫的陵墓,整个崖山就是一座烈士陵园,一块民族丰碑。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到这里,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正能量。也许,从崖门海战的战术层面分析,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应该对战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在绝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迫使蒙古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野蛮政策,有史为鉴,之后元明清三代的文明形态跟之前大不相同。可以说,“宋末三杰”这种爱国主义的崖山精神;这种当个人的安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时,从天子到百姓不甘屈服的坚强信念,700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雷雨停止,香港就在眼前,走上港澳码头,我发现海水湛蓝。再次回望伶仃洋,已成为海天一线,一条也怀旧,也懂憬的蓝色线。

随笔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中秋後四日恩元王文治頌詞

王文治书法

文苑摘英

退隐佳联

崔嶷

林则徐55岁卸任归里时,在居室内撰一联。联曰:“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散材,即散木。《庄子·人间世》曰:“是散木也……是不才之木也,无所可用。”“秉烛老犹明”:刘向《说苑·建本》师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林则徐在受信用、负重任时,能写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样大气磅礴、严于律己的楹联。在受诬陷、被革职时也能写出心境如此开阔、自谦自励的楹联,其淡泊明志、豁达开朗的心境和胸怀,令人敬佩。该联对仗工整,自然流畅,处处有对比,一楼(空间)小,千载(时间)长;得闲不休,过时不晚;休闲和读书;自称散才,实为全才;所谓无怨,实为自勉,等等,可谓深得楹联三昧。

清代,一位侍郎退休后自书一副门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几辈担当。”作者淡泊守志,恬淡自适,知足知退。用方言口语入联,亲切感人。

清代学者李渔,晚年隐居杭州西湖之滨,自撰退隐联,高挂厅堂之上,联曰:“烦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巾。”上联写自己因年事已高,对往日的“旧业”已感“烦冗”,力不从心,索性尽抛,表现出除烦后的轻松;下联写西湖山水之美,举家迁入这如画般的美景中安度晚年,流露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的喜悦。

清代崔述一生清廉,曾任罗源知县,引退后撰联抒怀:“蔬菜味偏馨,岂为家贫乏鸟豕;闲居情最适,非因命薄谢簪缨。”“鸟豕”,指肉食,上联写不是因为家贫吃不起肉食,而是觉得粗茶淡饭格外香。“簪缨”,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联中借指做官,下联说并不是我“命薄”当不了官,而是觉得年迈了,退隐官场“闲居最适宜”。真是联如其人也。

重阳诗文贺寿

遥祝

三三令节,九九芳辰。糕蒸登高意,菊呈晚节情。九九重阳今又是,诗潮词海墨香。省城贺寿谁分享,唯见诗会韵悠长。

先为期颐老人贺寿:

百年称上寿,一诺值千金。人生不满公今满,世上难逢我竞逢。天赐期颐长生无极,人间百岁积庆有余。

再为八九十岁女寿星贺寿:

古稀十(廿)年慈颜久驻,期颐廿(十)载后福无疆。也为八九十岁男寿星贺寿:

八十(九十)老翁逢盛世,一腔热血献余生。八(九)秩康强春秋永在,四时健壮岁月优游。

还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诗人、老新闻人、老文化人贺寿:

岁月相期茶与米,文章老到博而深。满城争说诸公好,诗作情操慰后人。

最后,与中青年朋友分享一首新作《五绝·贵老》:

海晏万民安,九九逢华诞。复兴宜贵老,不亏行善远。

有一次,在菜摊上买蔓菁咸菜,身边有人指着问:“这叫什么?”我说:“蔓菁,又叫芜菁,咸菜中的小人参。”听者大为惊讶,摇摇头:“没见过。”

确是如此。不仅城里人,恐怕现在连一些乡下人,也不识蔓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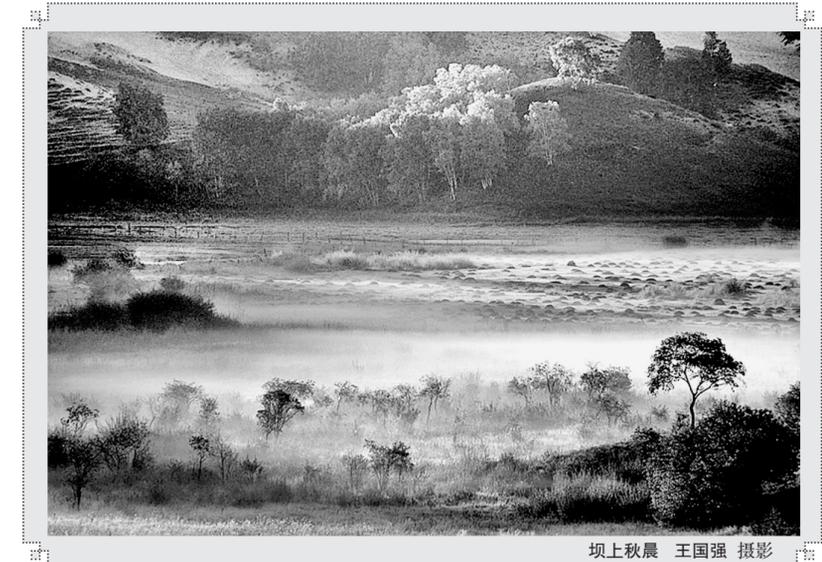
查百度“蔓菁”词条,百度竟然把蔓菁当作了辣芥菜,真是奇怪。

其实,蔓菁,古已有之。古代称之为“葍”,或者“葍须”。《诗经·邶风·桑中》:“采葍葍矣?沫之东矣。”《诗经·邶风·谷风》:“采葍采菲,无以下体”其中的“葍”,就是指蔓菁,重在吃其“下体”——根部。有的古书,则径称蔓菁为“须”、“须从”。“须”,是指须根。这,正是蔓菁的特点所在。蔓菁,一般生长不大,类似长萝卜,纯白色,茎叶多为略带紫的深绿色。茎叶以下,“下体”全然进入泥土中,蔓菁周身生长着众多的须根,像极了人参。须根发达,亦可成块状,与主块同食。

蔓菁味甜,故而一些地方,也叫它“甜疙瘩”——浓浓的乡土味。

过去,乡下人种萝卜,大多得派人看管,只因萝卜可以生吃,又极易拔出。蔓菁就不用了,蔓菁有许多须根,牢牢地扎根于地下,纵是将地面的菜缨拔光了,也不会将蔓菁拔出。所以,乡下人又叫蔓菁为“气死孩子”,意谓小孩子看着,干眼馋,气死了也拔不出来。

事情确是如此。昔年,生产队每年都会种植一



坝上秋晨 王国强 摄影

知味

甜疙瘩

钟读花

萝卜、蔓菁之类的蔬菜,目的是成熟后分给社员腌咸菜用。萝卜和蔓菁,都可以生吃,萝卜脆而辣,蔓菁涩而甜,味道各异。但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都是孩子们解馋的爱物。尽管有人看管菜园,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经常“光顾”的。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蔓菁的“刁钻”之处。一日,趁守护菜园的人不在,就大胆地走进蔓菁地,想拔些蔓菁生食。像拔萝卜一样,先将周围的菜缨拧起,然后用力上提。一提,不动。再提,还是不动,提的次数多了,竟然将菜缨几乎拧光了,也没有把蔓菁拔出。正当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听到身边传出“哈哈”的大笑声。猛回首,原来守园人早已站在身边了。他一定也看到了我们拔蔓菁的狼狈相,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秋后,出蔓菁的时候,是不能像拔萝卜那样地用手拔的,只能用铁锹刨,狠狠地刨下,方能将蔓菁刨出。

冀中地方,有一种地方戏,叫“老调”,也叫“丝弦”,乡土特色极浓。其中有一出折子戏,名曰《教学》。是写一位教书的私塾老先生,失业无奈。在

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四处叫卖。不停地吆喝:“教书,教书……”但终是无人聘。万般无奈,饥肠辘辘,只好跑到野地里偷吃人家的蔓菁。聊以果腹了。这出戏,对教书先生,极尽讽刺之能事。写得促狭,甚至有点缺德了。我在想的是,那位教书先生,穷聊之下,还有力气拔出土地中“气死孩子”的蔓菁吗?

在我的记忆中,蔓菁的吃法,似乎就是腌制咸菜。蔓菁腌制成咸菜,与萝卜不同。萝卜是“脆”,蔓菁是“良”,不适合用刀切,只适于以手撕之。拿一条蔓菁咸菜,边撕边吃,边吃边撕,以之佐馒头玉米粥,最是有味。

孙犁先生是河北人,河北其俗,与比邻的山东,很是相近。他老人家,似乎也喜欢吃蔓菁。在《菜根》一文中,先生写道:“蔓菁的根部,家乡人也叫甜疙瘩。母亲很喜欢吃甜疙瘩,我自幼吃的机会就多了。”

孙犁先生,最喜欢吃的是:甜疙瘩熬玉米粥,又甜又糯。据说,好吃极了。

连载



嵩岳烽火 王登崑

我们在院子外背起芦苇,从天窖的崖头上丢下去。人多人力量大,一人背几捆,窑门很快就被大堆芦苇堵住了。我们将芦苇点燃后,底窑门很快就烧着了。浓烟熏得上面的敌人受不了了,就在天窗上喊叫起来:“我们缴枪!”“别烧了,我们投降。”说着,他们就从天窗门口上甩下几条枪来。不巧,枪被甩到了火堆边上,我们的同志看到后,心痛枪被烧坏就跑去去拣枪。狡猾的敌人这时突然把一个手榴弹甩在人群中,同志们来不及躲避,孟庆炎同志和另外一个战士负了伤。这样一来,大家的肺都气炸了,用步枪和机枪对准天窗门猛扫,这下子有的敌人被打死了,有的被烧死或熏死了,还有几个敌人在天窗上被熏晕了,从天窖口上跳了下来,也被乱枪打死了。敌人被全歼,战斗胜利结束,共消灭了韩卓如、刘景堂等11人,缴获步枪8支,手枪3支,战马2匹,还有一些子弹、鸦片和伪钞。

天快亮了,我们两个受伤的同志骑着缴获的大马,队伍很快就撤到了颍河以南的苇沟沟,打了一夜的仗,不但歼灭了敌人,而

且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同志们兴奋得谁也睡不着。上午,远远地听到日本人在马峪以南的山中放炮,有个同志幽默地说:“你们名,缴获步枪5支,并收缴了敌人丢弃的许多粮食、被子、子弹及其他战利品。”

收编八中队

1945年3月初的一天,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在白沙镇驻的禹县伪军,共有200多人,大部分伪军在白沙南寨,有四五十人在北寨,他们在天爷庙设了个岗,拦路抢劫行人。有一个商人跑到费庄,也说靠天爷庙东边,在登封县和禹县界碑的地方,有5个伪军抢劫了他。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收拾这几个狗崽子,马上从区中队里挑选出了16个英勇善战的同志,每两人编成一组,由南山后面绕了过去,把这5个伪军包围了起来,很快便送他们上了西天。

枪声震惊白沙北寨上的伪军。他们以为是白沙路军的大部队打来了,一个个好似惊弓之鸟,撒腿就跑,边跑边朝天爷庙方向乱打枪。这样一来,驻在白沙南寨上的伪军也吓慌了,连忙撒腿向花

石镇方向逃跑。我们得知白沙镇的伪军被吓跑了,就带领三区区中队和费庄、马峪口的民兵赶到白沙南寨。这次战斗共消灭伪军5名,缴获步枪5支,并收缴了敌人丢弃的许多粮食、被子、子弹及其他战利品。

在北沙北头,我们捉到了一个带枪的人,经审问得知,这个人原来是卢黑臣的把兄弟,是来和驻白沙的伪军取得联系的。我们随即给张老六、卢黑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要以抗日大局为重,要言而有信,不要忘掉我们之间的协议。信写好后,我们决定让这个俘虏带回去。他千恩万谢“不杀之恩”,保证把信交给卢本人。

在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威力下,张老六基本上还是遵守了协议的。有一次我们八路军的一个连到王村路过,他真的没有打枪。还有一次,杨香亭来我们三区抢粮,我命令他们配合行动,他们来到石羊关的北山上,虚放了3枪就匆匆地撤回去了。

3月中旬,我八路军组织了禹县西山战役,禹县抗日区政府成立,白沙、方岗、神隄等地也都

老六做了两次工作之后,张老六看到当时的形势,迫不得已,表示愿意接受改编。

接收改编这样一个兵痞流氓混杂的地方武装,是很不容易的。恰好在3月下旬八路军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驻在王村南面白沙镇及其附近的村庄。登封县独立团也在三区活动。在大兵压境,相距咫尺,民众敌寡的形势下,我们通知张老六和卢黑臣一道前往接受改编。

谈判时间定在3月下旬的一个夜里。我们三区区中队只有30多支步枪,40多个人,为了造出声势,在路上来了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回答口令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卢黑臣弄不清到底来了多少八路军。张老六比卢黑臣多了个心眼,那天他推说有病,让儿子张春芳作代表和卢黑臣一道前往接受改编。

我们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随后我宣布了区独立团的任命书:张老六的武装部队,在原有人员不变的基础上改编为登封县独立团的第八中队,接受登封县独立团政府和第三区区委政府的领导,由原队长卢黑臣任八中队队长,另派申某某同志任八中队指导员,平时仍活动在王村一带,同三三区区中队联合行动。卢黑臣听到仍由他任队长,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奸笑。

随即,卢黑臣突然提出:八中队都是王村一带的人,要求只在王村一带活动,不能调走,同时,也不能调走八中队的枪支和人员。他是我们拆开了他的把兄弟后,他控制不了这股武装力量。我们早就料到他的这一手,已准备好了对策。我说:我们是抗日的部队,同日本人打仗,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变化,情况严重时要离开。我接着又对他们说:抗日就得团结,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我们三三区区中队和八中队都是登封县独立团下属部队,作为下级,能不服从上级的指挥吗?我转向张春芳问:你说吧:张春芳也表示应该服从县区的统一调动。这样卢黑臣只得答应下来。

八中队的指导员老申同志,是从八路军三十五团调来的政治干部。他到八中队后,组织战士们控诉伪顽军的暴行,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提高了战士们的阶级觉悟,明确了打仗的目的。他还教战士们唱《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歌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逐步改变旧军队的坏习气。卢黑臣的几个把兄弟再也不能为所欲为。特别是在改编以后,八中队又发展了一些青年战士,都队增加了新的成分,广大战士都听老申的话,对卢黑臣的几个把兄弟的不良行为开始敢于抵制了。卢黑臣把老申看成是他们自由行动的羁绊,想方设法要把老申排挤出去。

4月中旬,传说登封、禹县等地的日本人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卢黑臣突然找到我说:现在形势紧张,八中队随时都要解散隐蔽,而申指导员是外地人,口音不对,同八中队在一起不太方便,让老申回去吧。我听了心里一震,对他说:老申是上级党委派到八中队的党代表,而且对敌人斗争很有经验,是与你一起负责指挥八中队战斗的,而现在正当敌情严重之时你却要指导员走,这是什么意思?听我这样一说,卢黑臣心里有鬼,只好说:我是替申指导员的安心着想,他同我们在一切当然很好。我们在一起就回去了。他不敢多说什么回去了。